

◆胡伟专栏·群峰青

雪松明窗立

在我的办公室窗前，立着两棵雪松，一字排开，不过五六米远，和别的树站成了直线。过去我在六楼办公，俯瞰整个院子，看到的是一片绿色，它们是其中的一笼，就没有过多注意。最近，我办公室换到了二楼，推窗就可以平视它们，关系拉得非常近。

它们身形的主要部分直接进入我的眼帘。雄健的树干两侧，稍粗的树枝刚劲地上举，侧枝上墨绿色的松针短而有力，像在跳脱。整棵树看上去就是一把绿伞，因而显得神采奕奕。

白天，太阳不断地位移，明丽的光线从不同角度照射着，它就呈现各种姿态。有时高大巍峨，有时和蔼可亲，有时调皮滑脱，有时孤离世界。一次加班晚了，我从月光下走过，它黑黻黻的显得有点神秘。我南方的家乡有很多松树，比较普通。和一般的松树比，雪松既有古意，也有力量，气质从树身发散开来，隐隐有感。

面前的这两株雪松是当年建院时由林业职工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作为一辈子从事植树保护的纪念。雪松又被称为喜马拉雅松，最初是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或者附近区域生长的。它们的祖先经历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和恶劣气候，坚强生存下来。它们在雪山附近繁衍，保持着优良的基因品质。后来，由于人们特别喜爱，经过携带，雪松开始顺着长江，慢慢迁移到中部东部，至今优秀地适应了各地地理气候。雪松很少进入北方生长。北方地干旱和干热，它们受不了。但是，经过林业和园林人之手，雪松陆续在北方开枝散叶。在北京，我陆陆续续见过一些雪松，长势还可以，这是它们努力适应的结果。

大院里的雪松刚开始被种了多少棵，现在已经无法知晓。目前，剩下的两棵已经安然适应了大院的生态环境，给大院带来四季的自然美与感觉节奏。

这两棵雪松其实还是受过无意识伤害的，最后一次甚至还“骨折”过。多少年前，我们办公楼建设的位置设计在雪松附近的位置。我推测这里的雪松应该不止两棵。后来建楼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如何让雪松不安，我们也无法清楚。对它们而言，那就是面临雪松生涯的一场特别的灾难。最后，雪松就只剩下了两棵。还有一次，办公楼前煤改气，工程需要翻开地面，从雪松旁边穿过。坚硬的挖掘机毫无悬念地逼近了两棵雪松，朝过道的一侧的雪松枝条被无情地擦断好多条，绿色的松针落了一地。快活的雪松从此低眉沉默，一副落寞的样子，我甚至怀疑它们能否活过冬天。我看见过夕阳下它们的身影，又瘦又长。

人们很快发现问题，采取了紧急手段。地面处理好后，他们对雪松进行了处理，清理了死树皮，清走了残肢，又培植好泥土。经过几轮处理，雪松所在的位置得到了明显的保护。雪松开始了漫长的恢复状态。

我因为事务忙忙叨叨，就忘记了这档事。直到数月前，我突然发现雪松精神了，漂亮了。不但树干长得粗壮，而且枝条也像虬龙一样，上下的松针不是很密，但是恰到好处地展示了树干身材，又不遮蔽。我猜想是鸟声吸引我的。叽叽喳喳的鸟在树间飞来飞去，甚至打架。这样，我忍不住就多瞧几眼，发觉雪松已经极大程度地复活了。

大院空间小，需要地方泊车，人们开始挖潜，看上了雪松四周的地方。当然，大家很小心地给雪松留了位置，对地面进行了硬化，还装上充电桩。不知道雪松们是否高兴？也许经历了苦痛，它们已经不在乎这些变化的细节了。只是，鸟儿还是发言。隔三岔五从树枝上扔下白色鸟粪，让车主们稍感尴尬。

不管咋样，已经相对固定的环境对雪松还是有利的。我看见它们越来越靓丽，越来越抖擞。粗粗一算，我在大院工作了三十余年，它们的树龄至少在此之上吧，四五十年应该还是有的。

对雪松来说，这却是刚刚开始。我想起在野山上见过的雪松，高高大大，有时还连成片，一片苍绿。白云从它们头上经过，都要变得缓慢一些。它们有的活过百年，有的活过千年，何其优越乐哉。雪松从自然界来到人间，受了大苦，又感受到了人们的丝丝爱意，增加了几许生长的动力。

雪松在夏季美且凉亨，让我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史，警惕自己要尊重自然，智慧地保护好自然。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美的。窗前的雪松让我对未来充满了绿色的信心和期待。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信笔扬尘

红军长征的加油站

徐笑

到达红色小镇哈达铺，一种浓浓的红色氛围扑面而来。老街上全是红色灯箱，人行道上的树上也系着红色五角星。老街两边的店铺屋檐齐齐刷刷地插着“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旗，使人仿佛置身于红色的海洋之中。

1935年9月17日，红军攻克了天险腊子口以后，毛泽东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向甘肃与四川交界的这个偏僻小镇——哈达铺进发。9月20日，毛主席到达哈达铺，住在义和昌药铺。这义和昌的斜对面，有一家邮政代办所，毛主席顾不得休息，就到邮政所买了报纸，回到义和昌，叫几位政治局委员都来看报纸。毛主席从一份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了解到，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当即召集开会，讨论研究红军长征的最后去向。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毛主席根据大家的发言，做出决定到陕北去。



余霞成绮 汤青 摄

◆人间小景

仰望罗汉尖

欧阳青

清明前后的罗汉尖，或晴或雨，总是绿树吐翠，山泉淙淙，繁花似锦，空气清新。尤其群山环抱中的一尖、二尖、三尖，开满了映山红，一团团，一簇簇，密匝匝，红艳艳，花瓣五片，簇拥花蕊，绚丽怒放，红焰似火，染红了人间四月天。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召唤着，我来到素有“大别南来第一峰”之称的罗汉尖。这种力量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追寻革命先烈们的奋斗足迹，学习坚定信克攻坚克难的红色精神。50年前，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全国热映，我们班的同学都被映山红的画面和插曲所感染、所激动，我把“党的孩子”小红军潘冬子当时所处的艰难困苦环境想象成从没有来过的北浴乡罗汉尖，因为罗汉尖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根据地。50年后，在“花中西施”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我踏上罗汉尖这片红色热土，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之一，杜鹃花又称为映山红，应该是鄂豫皖赣地区最贴切、最传神的叫法。

位于大别山南麓，在鄂东蕲春、黄梅、皖西太湖、宿松四县交界的罗汉尖，主峰海拔1015.5米，方圆百里，群峰耸立，林木幽深，沟壑纵横，地势峻险，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宿松县城进行同学会的三天时间里，堪称发小的我们，座谈交流，畅叙友情，品尝土菜，回味过往，游小孤山，观五祖寺，看联盟村，识香樟园，被“相逢、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的聚会主题笼罩着、滋润着，大家时不时谈起宿松县标志性的红色景点白崖寨和罗汉尖。曾



毛泽东和王稼祥住的义和昌药铺，前排是门店，门店之后是一个宽敞的院落。高大的槐树，错落有致，郁郁葱葱，使院落掩映在绿色之中。后排是一正三间的小平房，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房间。张闻天住左间，毛主席住右间。简单的炕铺，薄薄的被子，似乎仍在叙说着昔日红军领袖们戎马匆匆的艰苦生活。陈旧的木桌上，摆放着毛笔砚台。不难想象，毛主席当年就坐在这个木桌前，挥毫写下了挥师陕北的文书军令。如今，住在义和昌斜对面的一位老人家，谈起毛主席当年住在哈达铺的情形时满面笑容，如数家珍。说毛主席常与他的爷爷拉家常，视老百姓如亲人，十分亲切和谐。

距离义和昌药铺不到半华里有一条横街，街上有一家“同善堂”。走进四合院式的房屋，院落的中央有两棵银杏树，这是周恩来住的地方。周恩来此时身体极其虚弱，胆囊肿大。当地一位老中医名叫畅通，得知周恩来的病情，用当归、黄芪煨



余霞成绮 汤青 摄

◆人间小景

仰望罗汉尖

欧阳青

经参观过白崖寨的我，戎马半生，迫切想去感受罗汉尖的革命故事。于是，在王智翔同学的力邀之下，我和徐松林、周三德、刘金祥同学驾车，走华亭，过二郎，跨隘口，经罗汉，到北浴，一路在丘陵和山峰与山谷之间穿行，在钓鱼台水库旁边路过，一边欣赏大别山南麓的自然风光，一边谈论红28军在罗汉尖的战斗历程。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坐落在罗汉山村西南，位于罗汉尖主峰西北。面阔五间的二层小楼，青砖砌就，灰瓦覆盖，马头墙六尊，栅格窗铺陈，掩映在苍松翠竹之中，周围杜鹃花点缀，一派庄严肃穆，安宁祥瑞。

纪念馆讲解员结合图片展板和文物遗存，给我们讲述高敬亭、陈少敏、廖瑞荣、林维先、朱育祺、张体学、汪少川等革命前辈和朱赛英、吴应典等革命烈士对罗汉尖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红军、新四军指战员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战斗故事。红28军、大中华抗日救国军战斗过的地方，曾经出现过无数救护伤员、筹备军需、侦探敌情、送子参军、送郎上战场的英雄人物和壮烈感人场面……

革命文物陈列馆里，讲解员逐一介绍红军穿戴过的灰色军服、八角军帽、简易草鞋等，使用过的手提马灯、电台、土銃、钢叉、红缨枪、牛角药盒等，历久弥新，传承着革命到底的红色基因；新四军战士使用过的手枪、机枪、大刀、手榴弹等，散发着铁血拼搏的革命气息。

抚今追昔，我遥想在罗汉尖这片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充满敬佩，尊崇怀念。

汤治疗，每天送来给周恩来喝，几天后身体状况大有好转。临行之前，周恩来登门付药费，畅通老先生坚辞不收。周恩来只好将跟随自己长征的一把铜勺赠送给老中医作为纪念。现在，这把铜勺陈列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厅。

在毛主席居住的同一条主街上，还分别散布着陈赓、萧劲光、罗瑞卿、王稼祥、聂荣臻、张爱萍、李富春、杨成武、萧华、李克农等红军将领的住室。在下街头的关帝庙大殿，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红军团级干部大会。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说明红军要转战陕北的历史意义，宣布长征继续前进的方向，最后到陕北的落脚点。这一天是1935年9月22日，不久，红军就挥师向陕北进军。因此，哈达铺被称作红军长征的“转折点”和“加油站”。

现在，全国各地每天都有“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之旅”的游客，有自驾游的，有组团游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镇哈达铺，如今热火朝天，人流如织……



余霞成绮 汤青 摄

◆人间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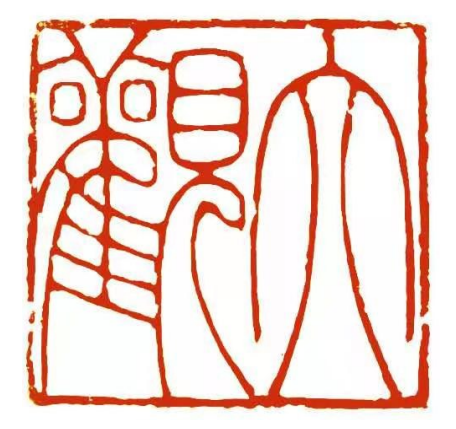
仰望罗汉尖

欧阳青

1924年春，北浴乡廖河村的廖瑞荣和陈汉沟的朱育祺，作为信松共产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与徐文藻、钟国汉一道组织了“宿松暴动”。1931年冬，时年23岁的廖瑞荣在赴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35年冬，朱育祺作为参加过北伐的黄埔军校高才生，组建并担任“大中华抗日救国军”司令，参与创建了罗汉尖革命根据地。部队后编为红28军第6路游击师，朱育祺任师长。1935年2月，高敬亭重建红28军，使大别山红旗永不倒。不久，红28军转战罗汉尖，抗击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清剿”。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融入“大中华抗日救国军”血脉的“金钢钻”战旗，在西部战区第一车第一面，迎风飘扬，庄严通过天安门广场。可谓泣血映山红，战旗美如画。

仰望罗汉尖，追忆革命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的未来更美好。



余霞成绮 汤青 摄

◆灯月闲话

话说唐僧师徒一行来到了朱紫国，在会同馆里，沙僧准备饭菜，却苦于“油盐酱醋俱无”。孙大圣骗八戒上街买调料，二师兄不愿去，孙大圣便哄他说，街上有许许多多的美味佳肴，还有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第六十八回《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这些点心和小吃，在前面的章回中几乎都出现过，唯独“蜜食”是首次出现。之后，“蜜食”还出现了两次。分别是在比丘国和东土大唐的国宴上。瞧那比丘国的“蜜食”：“几般蜜食，教品蒸酥。”（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东土大唐的“蜜食”：“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第一百回《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光听名字，这“蜜食”显然是一种甜味的点心。也有朋友认为，“蜜食”大概是代指甜的食物，凡是甜口的，都可以被称为“蜜食”。

《西游记》中出现过的甜类食物非常多，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比如糖糕、狮仙糖果等。而且在介绍美食时，还不乏“蒸酥蜜煎更奇哉，油札糖浇真美矣”的描述，说的都是甜味点心。甚至里面的菜肴也不忘加糖，比如书中有一道名菜——糖芋头。无底洞里老鼠精准备的芋头，是“烂煨芋头糖拌着”，而东土大唐的芋头则是“糖浇香芋”。从广义上来说，这些个点心菜肴，当然也可以被称为“蜜食”。

不过，《西游记》里提到的“蜜食”，也许更倾向于独立的一类甜点。瞧，在朱紫国，孙大圣就把糖糕与蜜食拆分了说，这说明在他眼中，或者在吴承恩先生所生活的明代，糖糕与蜜食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古籍中，“蜜食”出现极少。即便出现这两个字眼，也不是咱今天说的“蜜食”，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载了一件趣事，话说他有一位堂伯父年轻时认识一位仲殊长老，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安州老人食蜜歌》里提到的便是这位长老。话说这位长老爱吃甜食，有一天，陆游的堂伯父和几位客人去拜访这位长老，他招待大伙儿吃饭，结果：“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嗜蜜，能与之共饱。”

严格来说，这个记载里虽然“蜜”“食”连用，但并没有“蜜食”这个词，而《西游记》里的“蜜食”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名词，形容的是一类甜点。

那么，“蜜食”会不会是以蜂蜜为原料制成的食品呢？《西游记》里的“蜜食”，只出现在三次国宴上，而在民间却很少见。唐僧师徒投宿在凡间寺庙或百姓家中时，就不见有人用“蜜食”来招待。这是不是可以从侧面证明，“蜜食”是一种较为高端的点心，在寻常人家并不常见。而在古代，由于蜂蜜产量相对较少，所以弥足珍贵。加上“蜜食”常常与面食糕点一同出现，这是不是可以说：“蜜食”有可能是一种使用蜂蜜和面粉制作的甜点？

如今，在北方地区倒是有一种名为“蜜三刀”的美食。蜜三刀主要以面粉和麦芽糖制成，生胚制作好后需要划上三刀，再放入锅内油炸。出锅后还得放入糖浆中浸润，这道工序叫“透浆”。光是从制作方式来看，大伙儿都能感受到这道小吃里浓郁的“甜蜜”味道了。在山东和江苏的某些地区，“蜜三刀”还被人们称为“蜜食”。

哦，吴承恩先生不正是江苏人嘛！这么说，《西游记》里写的“蜜食”就是咱们今天吃的“蜜三刀”？这还真有可能，说不定早在明代，蜜三刀这道美食就十分流行了。不过，《西游记》里也有“几般蜜食”的说法，这样看来，那时的蜜食也许还有不同的花样呢！

话说唐僧师徒一行来到了朱紫国，在会同馆里，沙僧准备饭菜，却苦于“油盐酱醋俱无”。孙大圣骗八戒上街买调料，二师兄不愿去，孙大圣便哄他说，街上有许许多多的美味佳肴，还有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第六十八回《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这些点心和小吃，在前面的章回中几乎都出现过，唯独“蜜食”是首次出现。之后，“蜜食”还出现了两次。分别是在比丘国和东土大唐的国宴上。瞧那比丘国的“蜜食”：“几般蜜食，教品蒸酥。”（第七十九回《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东土大唐的“蜜食”：“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第一百回《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光听名字，这“蜜食”显然是一种甜味的点心。也有朋友认为，“蜜食”大概是代指甜的食物，凡是甜口的，都可以被称为“蜜食”。